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六十七 起屠維大淵獻五月盡上章困敦五月凡一年有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嘉祐四年五月乙未以御侍聞喜縣君董氏為貴人其父安始隸禁衛即除内殿崇班　戊戌詔曰君臣同德

以成天下之務而過設禁防疑以私慝非朕意也舊制臣寮不許詣執政常所薦舉不得為御史其悉除之始用包拯議也　庚子詔入内内侍省内臣員多其權罷進養子入内始用吳及議也考異會要以為從翰林學士韓絳之奏須更詳考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始有旨聖節南郊許奏薦　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王安石累除館職並辭不受中書門下具以聞詔令直集賢院安石猶累辭乃拜　樞密使禮部侍郎田況暴中風瘖久在病告十上章求去位丙辰罷為尚書右丞觀

文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　壬子遣
官經界河北牧地餘募民種藝　戊午後宮周氏生皇
第十女初董氏及周氏有娠内外皆冀其生皇子内侍省
多具金帛器皿雜物以備賜予所費不可勝紀又修潛
龍宮潛龍宮者真宗為開封府尹時廨舍也既而皆生
皇女其賜予之數猶數倍於兖國公主出降時　六月
丁卯以御侍安定郡君周氏為美人自温成之沒後宮
得幸者凡十人謂之十閤周氏董氏温成之妹皆與焉

周董既以生皇女進秩諸閤皆求遷改詔中書出勅誥中書以其名覆奏罷之求者不已乃皆以手詔授馬温成之妹獨固辭不受初進才人加賜銀五千兩金五百兩固辭不受帝曰向月俸一萬七千今二十萬何苦而辭對曰一萬七千妾用之已有餘何以二十萬為卒辭之同知諫院范師道上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宫人數多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繫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留

意者臣敢爲陛下言之竊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爲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廷覲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旣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宫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爾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

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值中户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馬况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勑復見於今日矣　戊辰光禄卿直秘閣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言父昭子穆祀典所先宗德祖功王業之本國家乘百年之運崇七世之靈追孝不為不嚴奉先不為不至然而祭祀之秩舉閒以公卿而攝行雖神主有合食之名而太祖虚東向之位伏請講求定儀為一代不刋之典下太常禮院議又詔待

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禮部尚書王舉正等議曰太祫之祭所以合昭穆辨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實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每遇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晉魏以來亦用此禮今親享之盛謂宜如舊為便從之　已巳宰臣富弼等請加尊號曰大仁至治詔不許故事每三歲躬行大禮畢輒受羣臣所加尊號自康定以來罷之至是執政復舉故事以請知諫院范師道言比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非所

以答天戒知制誥劉敞言尊號非古也陛下不受徽號已二十年柰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德帝曰朕意亦謂當如此富弼等表五上卒不許敞時兼領禮部名表當撰表辭先勸弼以不宜爾弼憮然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敞不得已為撰五表仍密奏三疏罷之　以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評事趙彥若國子博士傅卞於潛縣令孫洙並為館閣編校書籍官館閣編校書籍自此始　丁丑詔諸路轉運司使凡隣路隣州災傷

而輙閑羅者以違制坐之從諫官吳及言也　戊寅月食幾盡己卯放宫人二百一十四人修隂教以應天變也

考異按司馬氏日記云六月己卯以去夜月食出宫女百餘人以應天變修隂教而實録乃於辛卯日書此事恐誤也今從日記

秋七月丙申以太子中允王陶為監察御史裏行初詔中丞韓絳舉御史而限以資任屢舉不應格於是絳請舉裏行以陶為之詔可陶辭不受詔強之乃就職

考異按景祐元年四月中丞韓億請復制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詔從之是年五月張宗誼孫沔並為監察御史裏行慶歷三年十二月李京包拯又並為監察御史裏行今實録云初以陶為裏行恐誤也

會要亦同實錄今並不取詔强陶使受從記聞陶傳云時狄青罷樞密為使相陶上言祖宗以來未有軍伍之人在此位者宜著為令使後毋復然按青罷樞密為使相前此矣今不取甲辰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知壽州孫沔為檢校工部尚書寧國軍節度副使初臺諫交論沔淫縱不法事詔按其實而使者奏沔在處州時於游人中見女子白牡丹遂誘與奸及在杭州嘗從蕭山民鄭旻市紗旻高其直會旻貿紗有隱而不稅者事覺沔配隸旻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沔妻弟邊珣以錢三萬三千强市之沔愛明所藏郭

虔暉畫鷹圖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沔即捕案明僭稱王取其畫鷹刺配之及沔罷去明詣提點刑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悅州人金氏女白晝使卒輿致亂之又趙氏女已許嫁華旦沔計取至州宅與飲食卧起所刺配以百數及罷盜其案去後有訴寃者多以無案不能自解在并州私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買紗絹紙藥物官廷列大梃或以暴怒繫訴事者嘗剔取盜足後筋斷之奏至故貶　丙午

出後宫彭城縣君劉氏於洞真宫為法正虚妙大師賜名道一劉氏自民間入宫為閤婦又嘗掌供御膳偶得進幸恃上恩多凌慢一夕逐在延福宫揭屏風紙自作奏凡數百字幾感動上意然卒逐之後又坐罪削髮為妙法院尼初劉氏在掖廷通請謁為姦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此當審驗之後數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且詔中書召絳諭意劉氏及黄氏在十閤中尤驕恣者也於是并黄氏皆出之　丁未放宫女二

百三十六人　甲寅以校書郎致仕孔旼爲國子監直講揚州進士孫侔爲試校書郎本州州學教授皆以近臣薦其行義也兩人卒辭不受侔讀書多自得文甚奇古嘗舉進士不中母病革時以爲恨侔自誓不復求仕客居江淮閒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嘗薦侔曰侔居則孝弟仕則忠信足以矯俗扶世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及敞帥永興奏辟掌機宜侔亦不就先是太學生鄭叔雄者善醫用王舉正及吳中復

薦授校書郎知諫院范師道因言山林有道之士近
臣屢論薦輙不報而方伎援例必行非所以示天下也
於是旼等皆除官　有御營卒桑達等數十人酗酒
鬬呼指斥乘輿有司不之覺皇城使以旨捕送開封
府推鞫案成棄達市糾察刑獄劉敞移府問所以不
經審訊之由府報曰近例凡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
所鞫獄皆不慮問敞曰此豈可行耶遂奏請自今一准
定格樞密使以聞封府有例不復論可否進呈報敞爭

之曰先帝仁聖欽恤以京師刑獄最繁故建糾察司澄審真偽自爾以來每有大辟倍加精審此則先帝不敢兼於庶獄庶慎惟有司之任今乃曲忤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鞫公事不復審察未見所以尊朝廷審刑罰而適足啟府縣弛慢獄吏侵侮罪人銜寃不得告訴之弊又朝廷舊法不許用例破條今顧於刑獄極謹人命至重之際而廢條用例此臣所不諭也帝乃以敞章下開府著為令

帝始欲於景靈宮建郭皇后影殿禮

官言其不可遂寢之既而翰林侍讀學士楊安國請建影殿於洪福院再下禮院檢詳禮官言影殿非古也比年萬壽觀建温成皇后影殿蓋事出一時未經禮官審訂不足以訓於後若謂郭皇后本無大過今既牽復位號則宜賜以謚册祔於后廟以正典禮八月甲戌知制誥劉敞言伏聞禮官倡議欲祔郭氏於廟臣竊惑之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於寢不赴於同不反哭於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闕然然則名與禮

非同物也名號存而禮不足因不敢正其稱況敢正其儀者乎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今一旦欲以嫡后之儀致之於廟然則郭后之殂也為薨於寢乎赴於同乎反哭於廟乎羣臣百姓亦甞以母之儀為之齊衰乎恐其未安於春秋也春秋夫人於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郭氏於三者無一焉而欲正其禮恐其未安於義也禘於太廟用致夫人蓋謂致者不宜致也不宜致者

以其不薨於寢不祔於姑也且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廢興之間故必有正與不正之理存焉今欲扶所廢以為正亦將抑所興以為不正古者不二嫡則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案景祐詔書本不許郭氏祔廟義已决矣無為復紛紜以亂大禮議者或謂郭后之追命也詔書薄其過既復其號不得不異其禮譬猶大臣坐非辜而貶者茍明其非辜則復用之豈得不遂使為大臣夫物有殊類異勢未可以相凖

者臣之與妻其義雖均然逐臣可以復歸放妻不可復合臣衆而妻一也故春秋公孫嬰齊卒於貍脤君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此逐臣可以復歸也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者此放妻不可復合也今追祔郭氏得無近於此乎乞令諸儒博議極其論難以求折衷於禮爲允詔下學士院詳定考異李燾曰據蘇頌所作孫汴行狀則倡議祔后廟乃汴也又據汪藻所編詔有蘇頌傳頌實倡議者頌以至和元年十一月同知禮院頌行狀是曾肇作

乙亥御崇政殿策試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

科明州觀察推官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旌德縣尉錢藻汪輔之舜俞藻所對策並入第四等授舜俞著作佐郎僉書忠正軍節度判官事藻試校書郎無為軍判官輔之亦入等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輔之躁忿因以書誚諫富弼曰公為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天下何賴焉弼不能答舜俞烏程人藻鏐五世孫也　庚辰詔學士院趣上郭皇后祔廟議　先是禮官祥符張洞駮劉敞議曰竊以郭氏正位中宮母儀

天下逮事先后親奉寢園按於禮法人無過惡不可詘
廢所以名臣感慨執論於朝中外迄今韙之陛下閔其
偶失謙恭旋亦昭洗乃復位號位號既復則謚册祔廟
安得並停蓋當時執政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
若以平昔之議為得彌可駭惑況引春秋禘於太廟用
致夫人之例據左氏則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考二傳之
說復有非嫡之辭以此證本朝之事恐非其當若曰不
薨於寢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郭后之殁不得其所責

當歸於朝廷死者何罪而始儷宸極終不廟食邪儻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質之幾其既棄而復逆則天子之后萬方兆姓之母也非有極惡又可棄之乎既追復曰皇后可絶其祭享乎議者欲用後漢東晉故事或祭於陵寢或築宮於外稽考二史皆稱曰母后況之於今亦未見其合也惟唐創立别廟遇禘祫則奉以入享於義爲允敞復奏曰臣觀洞之言曼詞飾說似苟欲蔽前之失而非忠信之道也前世之君廢斥妃后皆

溺於私愛或嬖妾上僭或讒訴妄及此則羣臣當引大體伏節死爭如陛下於郭氏固未嘗有此蓋於時聖慮在宗廟社稷之際不得不然耳昔漢光武起於布衣紹復天位郭氏其后也正位十有六年子彊為太子輔為中山王可謂盛矣然自見年長寵衰數懷怨懟光武由此廢之為中山王太后其後太子彊亦自貶為東海王然當時文武之臣元功俊德布於朝廷不以光武為情有厚薄亦不以郭氏為不當廢者其意識深遠知事有

不得已也今陛下之慮豈不然乎光武雖廢郭氏然顧待其家初不衰減亦明退人以義不緣於私故也此又詔書所以追復郭氏之意矣用平生之愛故尊以虛名顧禮義之正故絕其祔廟是范曄所謂使後世不見薄厚進退之源者也至公至平可謂折中今洞之意以追復郭氏則出於天子以傳止廟謚則出於大臣共一詔書也而論之異同未知洞何從見入若不幸而此言傳於後且歸過君父虧損聖德此其一也臣前奏最要切者

以為廢興不兩立而人君無二嫡恐萬世之後禮分不明也泂既不以此為辯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能訐上起廢為功而猶且陰偪母后妄瀆禮正此其二也臣以為非臣子之義忠信之道伏乞并下臣章令兩制詳議泂復疏難敵說其後學士院卒不上議時集賢校理蘇頌亦為禮官所請與泂合一日白事都堂曾公亮問曰郭后乃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祖宗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祔止后廟則

豈得有異同之言公亮曰議者以為陰偪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懐懿哀之謚則不為逼矣公亮稱善然議終格　癸未賜殿中丞致仕龍昌期五品服絹百疋昌期陵州人寶元中韓琦使蜀奏授試國子四門助教文彦博知益州召置州學奏改校書郎用明鎬薦遷太子洗馬致仕又以明堂恩遷殿中丞先是昌期上所著書百餘卷詔下兩制看詳兩制言昌期詭誕穿鑿指周公為大姦不可以訓乞令益州毀棄所刻

版本昌期年幾九十詰闕自辯彥博少從昌期學因力薦之故有是賜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等劾昌期異端害道當伏少正卯之誅不宜推獎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何郯亦封還詔書乃追奪昌期所賜遣歸　先是禮官張洞韓維言國朝每遇禘祫奉别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據唐郊祀志載禘祫祝文自獻祖至肅宗凡十一帝所配皆一后其間惟睿宗二后蓋昭成明皇之母也續曲臺禮有别廟皇后合食之文蓋

未有本室遇祫饗即祔於祖姑之下所以大順中以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以誤認曲臺禮意當時不能改正議者譏其非禮臣等伏思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於禮不當升祔遂從别廟之祭而禘祫之日復來參列與郊祀志曲臺禮相戾今親行盛禮義當革正其皇后廟伏請依奉慈廟例遣官致祭詔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承旨孫抃學士胡宿侍讀學士李昭述侍講學士向傳式知制誥劉敞王疇天章閣待制何郯等議曰春秋

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以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别廟后主皆升合食遵用以為典制非無據也大中祥符五年已曾定議於時禮官著酌中之論而先帝有恭依之詔他年有司攝事四后皆預今陛下甫欲躬齋戒奉祖禰而四后見黜不亦疑於以禮之煩也而不能事其先妣乎宗廟之禮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臣等以謂如其故便翰林學士歐陽修吳奎樞密直學

士陳旭包拯權御史中丞韓絳知制誥范鎮天章閣待制錢象先唐介盧士宗議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為不可者又有四焉淑德皇后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真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後不倫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之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

用牢而祭牲器祝册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饗三
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統四也章獻
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本廟致饗最為得禮若四
后各祭於其廟則其尊自申而於禮無失議者以為行之已
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臣等請從禮官
議久之不能決劉敞又獨上奏言羣臣不務推原春秋
之法而獨引後儒疑似之説欲擯隔四后使永不得合
食臣竊恨之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數有後悔

哉丁亥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祫享且依舊須大禮畢別加討論考異劉攽作劉敞行狀云初上春秋高朝議或有恐勞上拜起者而禮官承旨遂造此議上徹聞之又得敞奏謂近臣曰朕初謂禮當然苟以拜起為煩吾猶能之何憚也按建此議者張洞韓維維等必不然敞係議郭后祔廟事與洞有隙故云爾似誣洞也今不取自郭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卹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九穀乃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其弊如此其後田京知滄州均無棣田蔡挺知博州

均聊城高唐田歳增賦穀帛之類無棣總一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總萬四千八百四十七而滄州之民不以為便詔諭如舊是時復遣職方員外郎孫琳都官員外郎林之純屯田員外郎席汝言虞部員外郎李鳳秘書丞高本分往諸路均田本獨以為田税之制其廢已久不可復均纔均數郡田而止考異實録在五年四月丙戌今從會要及司馬光記聞按會要云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與記聞所書己丑相合也　九月甲午以權發遣度支判官太常博士澶淵張田知蘄州田初為廣

信軍通判夏竦與楊懷敏建議增廣信等州七州軍塘水詔田聚議田獨曰塘水不足以禦邊而壞民良田浸人塚墓非便奏疏極言之坐徙通判均州又責監鄆州稅久之復通判冀州中官張宗禮迎契丹使過郡使酒自恣郡將畏憚不敢發田發之詔置獄配宗禮西京洒掃班三司使包拯薦田攝其屬執政難之田乃貽富弼書數其過失五事曰公負天下重望數十年今為元宰而舉措如此甚可惜也拯由是得請五月甲辰田權發遣度支

判官田因建議郊賚非古也軍賞或不可遽廢願自執政以下小損之章五上諫官唐介劾田資任至淺幸得擢佐大計内挾姦心外夸敢言陰附宗室宦官不敢裁減而刻剝其餘使國家虧恩傷體乞加貶黜故有是命

丙午詔帶閤門祇候使臣内殿崇班以上太子率府率及正刺史以上遭父母喪及嫡子孫承重者並聽解官行服其元係軍班出職及見管軍若路分部署鈐轄都監極邊知州軍縣城寨主都監同廵檢並給假

百日追起之供奉官以下仍舊制願行服者聽宗室解官給全俸先是判三班院韓縝言今武臣遭父母喪不得解官行服非天下之通制下臺諫官詳定而具為令　戊申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李師中言知邕州蕭注欲伐交阯知宜州張師正欲取安化軍恐遠人聞之不自安請戒注等毋得生事從之注在邕州久陰以利啗廣源諸蠻密繕兵甲廼露奏曰交阯外奉朝貢中包禍心常以蠶食王土為事天聖中鄭天益為

轉運使嘗責其擅賦雲河洞令雲河洞乃入蠻徼數百里葢積歲月侵削以至於此臣今盡得其腹心周知要害之地乘此時不取他日為患不細願得馳至闕下面陳方畧論者以汪且為國生事不省也　甲寅以戸部郎中張瓌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使事瓌再上疏乞毀温成廟皆不報　史館修撰歐陽修言史之為書以紀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惡功過宜藏之有司往時李淑以本朝正史進入禁中而焚其草今史院但守空司

而已乞詔龍圖閣别寫一本下編修院以備檢閲故事從之　丙辰降禮部郎中分司南京吕溱為兵部員外郎以前責尚輕也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借邊帥倚以集事近臣出帥或驕恣越法及孫沔與溱相繼得罪自是守帥之權益微矣　詔享景靈宫太廟習儀自今並於尚書省先是集賢校理邵必言周官小宗伯之職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祠肄儀為位鄭氏注云若今時肄儀司徒府今習宫廟儀而啟室登殿拜則小挹奠則虛

爵樂舉柷梧舞備行綴慢褻神靈莫斯為甚夫習儀者本以防失禮而瀆神也奈何天子未親祠而有司先瀆之宜移於尚書省以比漢司徒府下禮院兩制定而從之

冬十月甲子百官赴尚書省習儀尚書省門庭廹狹僕馬壅塞自宰相親王以下至日昳不能出　壬申朝饗景靈宮實錄云車輅入景靈宮雪驟作及出行禮雪乃止明日五鼓有黃雲捧月江休復云祫享行禮之際雪寒特甚上秉圭露腕助祭諸臣見上恭虔衆手執笏者揚然植袖　癸酉大祫於太廟大赦男子百歲以上者特推恩命民父母年八十以上復

其一丁士人有節行學術為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
點刑獄同加搜訪每路各兩人仍同本處長吏以聞委
中書門下再行詢察特加試用諸路解發有就試人
多解額少處既並歸土著令禮部量添解額復以益
州為成都府并州為太原府始中書進擬赦書條目極
多專務惠澤及民既宣赦畢咸稱前後赦恩未嘗如
此也韓琦之在太原也乞復并州為節鎮詔兩制議之
翰林學士胡宿以為堯遷閼伯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

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
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
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
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幾八十年謂宜如舊制帝是
宿議及琦秉政因祫享赦書卒復之宿又以為言不
報　戊寅文武百官並以給饗赦書加恩始百官致齋
於朝堂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李昭述暴得疾輿
歸遣太醫診視賜禁中藥存問甚厚是日卒贈禮部

尚書謚恪方李氏居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士大夫多推之至昭述稍自封殖與其從子不相中而家法頗衰娶贈中書令曹璨女其進用所從來蓋有憑藉云

丁亥大宴集英殿以祫享禮成飲福也　十一月乙未命天章閣待制兼侍讀錢象先盧士宗右司諫吳及定奪該恩叙雪人自後每降赦即命官定奪事蓋始此　已亥以河南處士邵雍為將作監主簿本府以遺逸薦故有是命後再命為潁州團練推官皆辭疾不

起　庚子汝南郡王允讓薨王性至孝楚國太夫人感寒疾方盛暑猶屏處密室欲鑿牖為明恐匠氏弗謹以斤斵驚夫人因自撤牖始庀工及夫人喪過自哀毀帝親臨奠贈白金三千兩王伏廷下泣曰臣無勞月享大國俸財餘於室銜媿日久今以親喪受重賜是為子終不能以已力辦親喪而負誠孝也固辭葬日徒跣攀柩行十餘里出順天門帝聞之亟詔王就乘再三始奉詔王始卧病帝憂見於色勑太醫診療日問疾增損使者相望既臨奠

詔特屏桃茢祓滌以示親厚賻卹加等罷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追封濮王謚安懿命龍圖閣直學士向傳式入内副都知任守忠護喪王天資渾厚内仁而外莊雖左右未嘗見喜慍之色爲大宗正二十年宗族懷其恩而畏其嚴重故事内朝謁宗婦不預王曰託姻皇屬而不得一望禁闥非所以顯榮也奏通其籍又宗婦少喪夫雖無子不許更嫁曰此非人情乃請使有歸凡郊祀天地七爲亞獻恭虔得禮嘗入朝僕夫爭道於門折其

鞭左右執之王釋去其恕如此　是月賜果州草澤何羣號安逸處士益州草澤章詧號冲退處士以轉運使言其有行義也羣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歷中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羣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介曰生等知何羣乎羣日思為仁義而已不知饑寒之切己也衆皆注仰之介因館羣於其家使弟子推以為學長羣愈自刻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人目羣為

白衣御史羣嘗言今之士語言恱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因請用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本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介贊美其説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為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為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羣聞其説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為賦八百篇焚之講官視羣賦既多且工以為不情絀出太學羣徑歸

遂不復舉進士登雙流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王素時為州表其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冲退　初右諫議大夫周湛知襄州襄人不用陶瓦率為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逼故火數為害湛至奪其所侵悉毀撤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便提點刑獄李穆奏湛所毀撤民屋千五百餘間老幼失業相聚怨泣湛素不才又年踰七十貪慕榮禄不知進退乞特行責降或令致仕詔轉運司察實十二月甲子徙湛知相州

右司諫吴及疏言湛不宜被責穆聽讒言為權豪報怨望詔執政大臣辨正湛穆是非明行奬黜明年六月湛卒於相州考異湛附傳云轉運使陳希亮言湛為民息災不為擾與正傳不同今從正傳　乙丑加贈皇子褒王昉為魏王豫王昕為越王鄂王曦為陳王己卯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王舉正為太子少傅致仕舉正在經筵三年每進讀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再三熟復以盡諷諭　宰相富弼自祫享禮成以母老累章求退帝不許仍斷來章弼又上劄子一留中一封

還又稱疾卧家帝遣中使召出之乃復視事　知制誥

劉敞言臣伏見故事諸讓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

皆有品秩竊見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下例輙

累讓雖有出於至誠恬於勢利者然亦已踰典制若習俗

遂巧流風稍敗必且挾偽釆名要上迷衆吏以此為進

取之捷徑奔競之祕策甚可惡也臣言似愚而慮實

遠望賜裁察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輙讓或四五讓

以至七八天子常優容之下至布衣陳烈等初除官亦

讓賜之粟帛亦讓故敞有此疏

嘉祐五年春正月辛卯朔白虹貫日太白犯歲星　己亥錄劉繼元後　甲寅封皇第九女為福安公主第十女為慶壽公主　乙卯省御書院并翰林圖畫待詔以下額外所增員　是月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歲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有大星墜西南光燭地有聲如雷占者曰天狗同知諫院范師道言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為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故之時也而備禦盜賊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乘間而動者宜擇將帥訓練士卒詔天下預為備禦　二月壬戌錄繫囚　丙辰禮部貢院請增江淅福建川廣諸州軍解額凡一百三十五人從之　戊辰以太常丞監察

御史裏行王陶為右正言諫院供職衛卒夜入延福宮為盜有司用疏決恩降其罪陶言禁省之嚴不應用外間會降為比於是配海島皇城司皆論罰帝自服丹藥以來寡於言語羣臣奏事頷之而已陶言王者之言羣臣皆禀受以施於天下者也今政事無小大皆決於中書樞密陛下一無所可否豈為人主之道哉又言皇嗣未立宜擇宗子昭穆同者畜之以同列志趣不合數請監靈仙觀不許　三月壬辰詔禮部貢舉　癸巳親

文殿大學士刑部尚書劉沆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詞詆沆其子館閣校勘瑾訴於朝帝為改命詞臣其家不敢請謚帝又為作挽辭且篆其墓碑曰思賢沆性豪率少儀矩然任數善刺取權近過失陰持之故雖以高科仕其進用多由此議者乃謂緣結附至宰相焉　乙未歲星晝見　戊戌詔流內銓自今歸明人年二十五以上聽注官因著此條　丙午詔廣南東西路攝官處皆荒遠炎瘴之地而月俸不足以自給其

月增錢千五百　壬子詔曰天災流行蝗潦相繼雖發廩蠲賦而民之捐瘠者尚多或鬻賣妻子或轉死溝壑方春之時羣物欣豫乃今吾民不聊若此朕心憯怛愍焉靡寧其令災傷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督州縣營濟之察不稱職者初御史中丞韓絳言諸路災傷朝廷雖行賑恤而監司親民官未盡究心致民之流徙者衆宜丁寧訓敕之故下此詔　甲寅詔登州改配沙門寨罪人三十二人於諸州牢城　己巳詔書既弛茶禁論者猶

謂朝廷志於便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知制誥劉敞翰林學士歐陽修頗論其事敞疏云朝廷變更茶法誠欲便百姓阜國用而已乃自變法已來由東南來者更言不便大要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冒法者受罪子子孫孫未見其已先時大

商富賈為國貿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望朝廷因臣之言以求便國恵民之策修疏云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一害也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絶不通行二害也茶稅不登頓虧國用三害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四害也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商旅得錢

艱於移用兼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理必不能五害
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乞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
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是時朝廷方排衆
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　夏四月庚申權同判尚
書刑部李綖言刑部一歲之中天下死刑亡慮二千五
百六十其殺父母叔伯兄弟之妻殺夫殺妻殺妻之父
母凡百四十故謀鬬殺千有三百刦盜九百七十姦亡
命百有一十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

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其為善歟願令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罪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　己卯命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安石以入館才數月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固辭之　程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為言帝不悅之殿中侍御史吕誨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癸未乃罷勘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以禮部侍郎知制誥孫抃為樞密副使

考異汴得兩府湘山野錄以爲由草章懿升祔制當考

甲申降右司諫秘閣校理吳及爲工部員外郎知廬州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落裏行通判越州初諫官陳升之建議裁節班行補授之法下兩制臺諫官集議已定藁及與起輙增注興軍國磁湖鐵冶仍舊與班行主磁湖鐵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劾及等職在臺諫而爲程氏經營占錮恩澤乞詔問其狀及等引伏故幷黜之

丙戌命權三司使包拯右諫議大夫吕居簡戸部副

使英中復同詳定均賦　五月戊子朔京師民疫選醫給藥以療之　己丑京師地震　西上閤門使英州刺史鄭諮獻所造拒馬車諮嘗知潞州言懐保二郡旁山可以植稲定武唐河抵瀛莫間可興水田又作鹿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轅弩於他道詔諮置弩千分給并潞諮又言臣自冠武弁未甞一日不思禦戎之計頃使契丹觀幽燕方不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且烏合之衆非二十萬不敢舉若以術致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

給不踰數年必棄幽州而遁臣慶歷初經畫河北大水
界斷邊疆乃具術也臣所創車弩可以破堅甲制奔衝若
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耳會三司議均
田租召還諮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曰契丹
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京屬奚
契丹自中京至慶州道旁纔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雖
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達靼黑水女真
室韋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以近待遠

以逸待勞以飽待饑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歷之策合衆河於塘泊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强壯二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及旁河郡邑可由水運以給保州應援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羣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閒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砦松亭關傳檄

幽薊燕南自定帝壯其言詔置獨轅弩二萬尋命諮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及揀內軍器庫兵仗下南北作坊以完軍器　貴人董氏生皇第十一女庚寅進位美人固辭之乞父官一級如其請　甲午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龎籍為太子太保致仕籍自定州召還既入見詣中書省求致仕執政曰公康寧如是且上意方厚奈何欲去之堅也籍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斯不得已耳豈得為止足哉遂歸卧於家前後凡七上

表其劄子不可勝數乃許之仍詔籍出入如二府儀　丁酉詔三司置寛卹民力司　己亥以穎州進士常秩為試將作監主簿本州州學教授翰林學士胡宿等言其文行稱於鄉里故也秩臨汝人嘗舉進士不中退在陋巷二十餘年為學求自得尤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為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秩皇祐六年賜粟帛　己酉以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　丁巳錄繫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七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六十八 起上章困敦六月盡重光赤奮若六月凡一年有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嘉祐五年六月乙丑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官事彈劾小過不關政體者時殿中御史呂誨言

故事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者葢欲廣其采納以輔朝廷之闕失比來中外臣僚多上章告訐人罪既非職分實亦侵官甚者詆斥平素之缺暴揚曖昧之事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懲革之故下是詔　丙寅命天章閣待制張揆同詳定均税　壬申詔禮部貢院内外鎖廳幷親戚舉人並同引試解十分之一如不及十人亦許解一名四人以下送隣路聚試　乙亥遣官分行天下訪寛䘏民力事五月丁酉初置司張朋道雜志曰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寛恤民力為名既行魏公

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寬卹使者不擾郡縣否意恐諂使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之此事當考

三司減省冗費所言比歲內人請俸倍多乞酌天聖初嬪御以下人數著為定額從之　閤門編纂條例所言伏見臣僚以疾乞免大起居舞蹈之類竊以臣下見君當極恭肅一有不至罰必及之以疾自言乞損拜伏人取其便非所以致恭肅尊朝廷也且有疾與告著令所容殺禮見君古訓無有自今敢干請者乞令閤門彈奏重致其罰惟勲德大臣必藉任使自從特旨從之　秋

七月戊子以美人周氏為婕妤皇第十二女婕妤所生也　辛卯詔知許州兼京西北路安撫使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以許陳鄭滑孟蔡汝潁信陽九州軍隸北路鄧襄隨房金唐均郢光化九州軍隸南路其河南府即不隸所部　癸巳邕州言交阯與甲峒蠻合兵寇邊都巡檢宋士尭拒戰死之詔發諸州兵討捕　甲午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荆南從介請也勅過門下知封駁事何郯封還之言介為諫官有補朝廷不當

出外詒介復知諫院如故　戊戌翰林學士歐陽修等
上所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刋修及編修官皆進秩或加
職仍賜器幣有差　著作佐郎劉羲叟爲崇文院檢討
未入謝疽發背卒羲叟强記多識尤長於星歷數術其
言多驗羲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旁
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葬之　時天下生齒益蕃田
野加闢獨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唐州閑田尤多入草
莽者十八九或請徙戶實之或請以卒屯田或請廢州

為縣知州事比部員外郎趙尚寬言土曠可益墾闢民稀可益招徠而州不可廢乃案圖記得召信臣故迹益發卒復大三陂一大渠皆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集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牛比三年廢田盡為膏腴增户萬餘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為言丙午詔留再任考異仁宗實録及本傳治平元年正月尚寬再任今從長編　庚戌詔曰

朕樂與士大夫惇德明義以先天下而在位殊趣弗率

朕旨或為危言詭行務以驚衆而取譽罔上而邀寵論事之官捜抉隱微無忠恕長厚之風託迹於公而原其本心實以合黨圖私甚可惡也使吾俗靡然陷溺於澆而望教成治立其可得哉書不云乎塈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中書門下其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察辨矯激巧偽者加放絀焉明揚朕言以厲多士御史中丞趙槩言比年以來縉紳之論多險刻競浮宜行戒敕之故降是詔　壬子命翰林學士吳奎戶部副使吳中復度支判

官王安石右正言王陶同相度牧馬利害以聞時馬政因循不舉言者以為當有更革也　秋八月丁巳朔以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程戡為宣徽南院使判延州殿中侍御史呂誨言戡才微識闇外厚中險交結權貴因緣進擢狥私罔上怙勢作威況年逾七十自當還政近罷樞府既以匪能復委帥權曷由勝任且本朝故事宣徽使非勲戚未嘗除拜乞追寢戡恩命知雜御史范師道等相繼論列訖不從　以度支判官金部員外郎薛

向權陜西轉運使兼制置觧鹽使范祥既卒故以向代之時西夏青鹽盜販甚賤而官賣觧鹽價高鹽以故不售向至始減價以抑之鹽池歳調畦夫數千種鹽而鹽支十年未售向奏損其數至令便之　甲子以眉州進士蘇洵為試校書郎洵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歳餘舉進士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其常所為文閉户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説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權書

衡論機策二十二篇宰相韓琦善之召試舍人院以疾
辭本路轉運使趙抃等薦其行義推於鄉里而修又言
洵既不肯就試乞除官故有是命　壬申詔曰國初承
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纔萬卷其後平定列國
先收圖籍亦嘗分遣使者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
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
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每卷支絹一疋
五百卷與文資官　相度牧馬利害所吴奎等上言今

陜西馬價多出觧鹽三司所支銀絹許於陜西轉運司易錢權轉運副使薛向既掌觧鹽復令陜西財賦可悉委之移用仍俾擇空地置監而孳養之盖得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才使久其任而經制之三利也帝可其奏甲申命向專領本路監牧及買馬事仍規度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同州沙苑監鳳翔府牧地使臣並委向保薦以聞

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

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以今
考之或陷没北敵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河東嵐
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
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煩監地也迹而求之則樓煩元
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兾可得臣往年奉使嘗行威勝以
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
川深峻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路唐汝
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使遣官審度若可

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尋可廢罷下其奏相度牧馬所奎等請如修奏乃詔選官分詣河北河南諸監按牧地肥瘠頃畝俟得實數即遣官二人按視其陜西估馬司仍委向規度以聞向乃上言秦人劵馬至京師計所值并道路之費一馬當錢數萬請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收市以鮮鹽交引募蕃商廣售良馬八千三千給緣邊軍騎五千入羣牧司詔從之　乙酉罷諸同提點刑獄使臣置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廣南東西福建成都梓利

夔路轉運判官先是同提點刑獄使臣或有竊公用銀器及樂倡首飾者議者因言使臣多不習法令民事不可為監司故罷之十一路舊止一轉運使至是各增置判官以三年為一任　九月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為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初臺諫劾敞行吕溱責官制詞不直又前議郭后祔廟嘗云上之廢后慮在宗廟社稷不得不然是欲道人主廢后也章十數上敞不自安會永興闕守遂請行詔從之　己丑太白晝見　丙

申命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吕公弼同詳定均税

辛丑詔齊登密華邠耀鄜絳潤婺海宿饒歙吉建汀潮

十八州並煩劇之地自今令中書選人為知州其知潮

州委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同保薦之　翰林侍講學

士給事中楊安國卒贈禮部侍郎安國講說一以注疏

為主無他發明引諭鄙俚世或傳以為笑素不喜緯書

及注疏所引緯書則尊之與經等在經筵二十七年帝

稱其行義淳質以比先朝崔遵度　駙馬都尉安州觀

察使李瑋與公主不協而瑋所生母又忤主意主夜開皇城門入訴禁中瑋惶恐自劾庚子降瑋為和州防禦使仍與外任明日免降官止罰銅二十斤留京師癸丑右正言王陶言周禮閽人掌宮門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絕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惲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

真偽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畧無幾防其所歷

皇城宫殿内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劾開封府知諫院唐

介殿中侍御史吕誨等亦以為言皆不報　冬十月丙

辰朔詔自今因奏舉改官及陞差遣其所舉人各犯枉

法自盗而會赦不原者舉主亦毋得以赦論　庚申兗

國公主宅都監入内供奉官梁懷一以下九人並逺小

處監當入位祗候梁懐吉配西京洒掃班自今勿置都

監别選内臣四十以上三班院使臣五十以上無私罪

者二人在宅勾當内臣年十五以下二人為入位祗候並不得與駙馬都尉接坐時臺諫官皆言主第内臣數多且有不自謹者帝不欲深究其罪但貶逐之因省員更制七年二月癸卯梁懷吉又勒歸前省不知何時復名入也十一月丁亥以均州防禦使李珣為相州觀察使單州團練使劉永平為齊州防禦使知制誥楊畋封還珣永平詞頭因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誨姚内斌守環慶與强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轉官移鎮重名器也今珣等無尺寸功

特以外戚故除之恐祖宗意不報詔他舍人草制而范
鎮言朝廷如以楊畋之言為是當罷珣等所遷官儻以
為非乞復令畋命詞不許既而鎮復有論列遂罷之
戊子録故陜西置解鹽使度支員外郎范祥孫景為郊
社齋郎子太廟室長褒侯服闋與堂除差遣權三司使
包拯言祥建議通陜西鹽法行之十年歲減榷貨務緡
錢四百萬其勞可録也故有是命　辛丑樞密使兵部
尚書同平章事宋庠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

判鄭州殿中侍御史吕誨等論庠老疾昏惰選用武臣輙紊舊法加外寛内忌近者李瑋家事猥陳均州繆例欲陷瑋深罪阿公主意頼上明察不行其言且結交内臣王保寧陰求援助昨除御藥院供奉四人遥領團練使刺史保寧乃其一也三班院吏授官隅過年限畧不懲誡御前忠佐年當揀退乃復姑息其徇私罔公率如此章凡四上右司諫趙抃亦論庠不才謟從優禮罷之以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曽公亮依前官充樞密使樞密

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昇禮部侍郎孫抃並參知政事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史館修撰歐陽修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陳旭御史中丞趙槩並為樞密副使仍以槩為禮部侍郎　詔自今臣僚之家毋得陳乞御篆神道碑額　辛亥以直秘閣判度支勾院司馬光度支判官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五辭而後受安石終辭之最後有旨令閤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安石避於厠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遣人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

受　十二月癸丑太常禮院言自今文武臣僚薨卒法當謚者考功於未葬前取索行狀移禮官考定如其家葬速集議不及則許賜之其有勲德既葬未嘗請謚者亦聽取旨詔可　戊寅以樞密直學士吕公弼為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公弼初至人疑其少威斷會營卒犯法當杖不肯受曰寧請劍不能受杖公弼再三諭之不從乃曰杖國法不可不受劍汝所請亦不汝違也命杖而復斬之軍中肅然　先是知永興劉敞朝辭日言關

中歲比不登民多流移請發倉賑之又曰均田擾民帝令於所部徐訪利害以聞及敞至永興即具奏孫琳在河中府用方田法打量均稅百姓驚駭各恐增起租稅因此所伐桑柘賴轉運使薛向在處張榜告諭方得暫止又聞只打量萬泉一縣近須一年乃畢蒙減者則必欣喜被增者自然怨嗟詞訴獄訟恐自此始乞且召還孫琳更俟豐歲庶幾災傷之餘不至驚擾其後河中民果訴增減田稅不平凡數萬户歐陽修亦言均稅之事

朝廷只於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榷數内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户却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之意而民所以諠訴也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榷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　己卯蘇茂州蠻冦邕州　辛巳補諸州父老百歲以上者十二人為州助教　是歲置三司推勘公

事一人以京朝官充掌推劾諸部公事

六年春正月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比歲兩制臣僚不得與執政相見及臺諫官往還議出一時初無典故當時論者即以為非今執政與諫官已弛其禁而臺官尚設科防臣愚以為臺官主於議論以補天子之聞見豈一二人能周知天下事乎兩制侍從之臣皆國之選今偶或相見交自為疑非所以示朝廷之大也請自今兩制亦許與臺官相見從之　戊申降郢州防禦使宗懿為

信州團練使宗懿葬其父濮安懿王而自以本命日不臨穴故也時任守忠護王葬事凌蔑諸子所餽遺近萬緡而心猶未厭宗懿得罪守忠實為之　癸丑詔開封府自今有摹刻御書字而鬻賣者重坐之　二月丁巳詔宗室賜名授官者須年及十五方許轉官　乙丑詔曰如聞良民子弟或為人誘隸軍籍父母泣訴而不得還者朕甚閔之自今有司審其所從來隸籍百日内父母訴官者還之　丙寅録繫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戊辰詔樞密院自今內殿崇班以上須年二十方聽受差遣　三月癸巳賜禮部進士掖人王俊民等一百三十九人及第五十四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二人及第並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四十三人同出身諸州文學長吏考異案宋史賜進士諸科及第同出身二百九十五人與長編不合令姑從李氏　己亥富弼以母喪去位庚子罷大宴時同知禮院晏成裕言君臣之義哀樂所同請罷春宴以表優卹大臣之意帝亟從其言成裕殊子弼妻弟也議者或以為過云

壬寅封皇第十一女為永壽公主第十二女為寶壽公主　甲辰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遇直許一子主湯藥祁以羸疾請之也　戊申幸後苑賞花釣魚遂宴太清樓出御製詩一章命從臣屬和以進　詔周六廟在西京者令有司以三品祭服一四品祭服二及當用祭器給之考異長編以是日詔封柴氏後為崇義公今不從封柴氏後已見四年四月　夏四月辛酉以權三司使包拯為給事中三司使拯在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置塲和

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縲繫閒趣逃去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　詔嶺南官吏死於儂賊而其家流落未能自歸者所在給食護送還鄉　庚午以右正言王陶知衛州時臺諫共言陳旭不當為樞密副使帝弗聽陶既引疾在告又先自乞罷因許之　丙子命大理寺丞郭固編校秘閣所藏兵書先是置官編校書籍而兵書與天文為秘書獨不預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即以命之然兵書殘缺者多不能徧補也　庚辰以樞密副使右諫

議大夫陳旭為資政大夫知定州三司使給事中包拯為樞密副使出禮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諫趙抃知虔州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以本官知福州殿中侍御史呂誨知江州旭始除樞密副使或言旭陰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等故有此命介等交章論列且言旭頃為諫官因張彦方事阿附貴戚已不為清議所與及知開封府嘗賤市富民馬納外弟甄昇於府舍恣意請託帝以其章示旭旭奏

臣前任言職彈斥内臣其桀黠用事如楊懐敏何誠用武繼隆劉恢輩多坐黜逐令言者乃以此汚臣志聽臣不識面世寧弟娶臣妻舅之孤女久絶往來若嘗薦臣陛下必記其語乞付吏辨劾遂家居求罷帝手詔名出之介等復閤門待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四帝顧謂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内臣預議耶而介等言不已故兩罷之　樞密副使歐陽修言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

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
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命下之日中外驚
疑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
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
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别駕至和初
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
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
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斥逐諫臣非

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
未蒙憐察欲望聖慈特賜名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
節敢言之士　初諸路敦遣行義文學之士赴京師者
二十三人其至者十六人皆館於大學即舍人院試論
策五月丙戌賜徐州顔復潤州焦千之成都章禩荊南
樂京等七人進士出身四人同出身餘悉授試校書郎
復太初子禩察子也時濮州李植道卒岳州顧立有期
喪梓州闕　衮蜀州張中理處州吳戭廣安軍蒲伯明越

州吳孜等五人辭不就試復等既推恩亦以試將作監主簿命之　丁酉詔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呂景初同詳定均稅　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知制誥集賢殿修撰宋祁卒贈刑部尚書祁兄弟皆以儒學顯而祁尤能為文章善議論清約莊重不逮其兄論者謂祁不至公輔蓋亦以此祁自為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未寧為社稷深計莫若擇宗室賢材進爵親王為匕鬯之主若六宮有就館之慶聖嗣蕃衍

則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又自為左誌右誌及治戒以授其子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　己亥馬軍副都指揮使淮康節度使張茂實落管軍知曹州初趙槩代韓絳為御史中丞言茂實不宜典宿衛未聽及槩為樞密副使復言之而言者又劾茂實販易公使所遣卒殺人於外茂實因以老自請解兵權始命出守先是翰林侍讀學士劉敞嘗奏言為國之道防患於未然遠嫌

於萬一所以安羣情止邪謀也伏聞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故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聽近者韓絳又以讒說傾宰相重搖人心則是一茂實之身遠則為小人所指目近則為羣臣所疑懼雖聖心坦然於物無猜恐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惑也假令茂實其心如毋必無他腸亦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憂也如此則備宿衛典兵馬適足以啟天下之惑動天下之憂甚非重宗廟安臣民備萬一之計臣謂今日之宜

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策之善者也昔王郎自稱劉子輿盧方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偽未必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驅扇羣情眩惑臣忝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極論乞以臣言密付執政商量敞時受命知永興久之茂實乃罷　詔凡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並聽回避　庚戌録繫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釋之分命官録三京繫囚　六月壬子朔

日有食之初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是日未初從西食四分而陰雲雷電頃之雨渾儀所言不為災權御史中丞王疇言頃歲日食於正陽之月方食時實亦陰晦然於雲氣之間尚有見者固不得同不食當時有司乃稱食不及分而宰臣集班表賀甚失陛下祗畏奉天之意恐今有司或援近例乞賀班者臣故先事而言也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宇宙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深不

可不察漢成帝永始六年九月日食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變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愿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宜賀也於是詔百官毋得稱賀

乙丑太白晝見　庚申賜草澤建安章友直銀百两絹百疋友直篆國子監石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辭不就因有是賜友直得象之旅也得象為宰相常欲官之

友直謝去終其身不仕　詔還曹利用所沒田宅利用既昭雪其家累請於朝至是用祫享赦書盡還之　壬申歲星晝見　甲戌起復富弼為禮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弼辭不拜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帝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　考異李燾曰或言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圖致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為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為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急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與又嘗言及宰相起復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於是弼力辭起復且言臣在中書嘗與韓琦論

此令琦處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誠敷奏願陛下勿復詢問斷自宸慮許臣終喪琦見之不樂自是二人稍有間云按此據司馬氏記聞及蘇氏別志又參取弼所上劄子然謂弼與琦自此積有隙恐未必然今不取

丙子以司馬光知諫院入對　丁丑命翰林學士吳奎王珪同詳定茶法考異實錄明年正月丁丑乃命王珪今從會要　戊寅以度支判官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誥初安石辭修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乃受及遷知制誥自是遂不復辭官矣時有詔令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

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為陛下守法强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忤其意者臣實懼焉安石由是與執政忤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九至七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劉淡

其輕傲据其事而發之　丁亥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比年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辨論身計或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覬免肆為妄談輙形奏章其間求放歸田里者有之乞別自營生者有之歲未至而願致仕者有之茍於禄而請歸農者有之自皆心語相違情實交戾外示輕官爵之愛以欺於衆內實計分銖之利而爭於上違義忘恥至於要君用詐而妄為小人之行陛下聖度包荒悉置不問彼小人者亦豈識恩德之隆哉且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六十九 起重光赤奮若七月盡十二月凡六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嘉祐六年秋七月壬午朔光祿寺丞知長洲縣夏噩坐私貸民錢特勒停噩中制科本路提點刑獄王道古惡

夫君臣之間猶父子也既委質立朝陳力處位於去就之際豈得容易而言今苟以私覬遂僥倖而妄章詭辭發之不疑是臣下不肅朝廷不尊而公為慢詐之事以要於陛下不有沮之恐非所以範俗流化也請自今有要君作偽如嚮所陳者並許彈奏施行又國家開廣言路任用臺諫官以來天下公議其所彈治者必廢所稱援者必進既為上所信屬故其職特為要劇比年士大夫乃有險儌之人挾己憎愛依其形勢以造浮說奔走

臺諫之門鼓扇風波之論幸言者得以上達推原其情本非公正助治之道止於陰借權力取快私意當言之人率務舉業既所傳耳目稍異則豈敢遂無論列若由風聞而事得其實朝廷從而施用之有補聖治茲固善矣不幸萬有一愛憎不中之論熒惑紊撓人主之聰明豈不為聽斷之累哉臣愚謂前世風俗不平毀譽亂公而下詔誡勵者有矣欲深鑒時獘望特屈聖訓曉勵士大夫庶幾偷薄革心有以澂清朝路也又御史府內司

朝廷憲度外察郡縣吏治若朝廷政事之施行者賞罰有所未當號令有所未允忠邪有所未辨綱紀有所未正則御史得以言之若郡縣政事之施行者官吏有所未公法制有所未明冤枉有所未申貪暴有所未除則御史得以言之然則主於督察内外施行之事隨所是非之當否而言上以補救朝政下以警飭四方之吏共適於至公之道而已非謂朝廷之事有所未及施行而御史得以先之也其所以不可先者將以明上下之分

也上下之分苟明則人主之柄操執有歸而綱紀不亂天下無難於為治也比年中外士大夫偶見陛下任用臺諫官其所開陳多蒙信納殊不知言事人所論列者亦自有體朝廷所以聽納而施用者亦固自有次第便謂凡百事狀不計行與未行臺諫皆得以專之乃有白事於朝而更以狀干臺司者推原其情葢欲當任者為言而助之爾臣以謂事有曲直法有輕重朝廷以至公待天下其有罪者必罰無赦固不俟言者助之而適足

為朝廷之害甚無謂也請自今臣僚如以公事奏朝廷不俟施行而輙申御史臺者許彈奏以聞帝嘉納之

乙酉泗州淮水溢　丙戌詔淮南江浙水災差官體量蠲税　戊子録昭憲皇太后孝明孝惠孝章淑德皇后家子孫進秩授官者十有九人先是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江休復言朝廷初行祫享之禮而昭憲太后躬育祖宗其後裔多流落民間宜思所以推恩者於是并四后家子孫皆録之尋復賜昭憲太后家信陵坊第一區

賜第乃十一月癸酉令并書明年六月又錄懿德皇后曾孫二人詔中書樞密院累年未修時政記自今隨月撰進　壬辰命同知諫院司馬光同詳定均稅光既立條約下諸路監司施行又言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均五縣稅皆得平允並無詞訴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者同歸常調一無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奬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後來者觀之無

不盡力矣　癸巳詔曰臺諫為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將博問朝士大夫以廣聽察乃有險陂之人因緣憎嫉依倚形勢興造飛語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昔夏后時官師相規漢之公卿恥言人過今吾士大夫乃違古人之守蹈薄俗之獘甚無謂也中書門下其為朕申儆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當重絀焉從御史中丞王疇所請也考異王疇正傳曰陳升之拜樞密副使諫官御史唐介等奏彈升之不當大用朝廷持不行介等爭數月不已既而罷之而論者謂介等為衆人游談所誤疇疏言浮華險薄

之徒往來諫官御史家掎摭人罪浸以成俗請出詔戒勵從之案疇以七月丁亥疏陳三事此其一事時升之及介等已罷去數月此疏未必端為介等設疑正傳有所緣飾令不取馮潔己御史臺記又誤以此詔在嘉祐三年云包拯時為中丞言事峭直執政不喜因下此詔其先後尤差錯令不取　甲午出內藏庫絹二十萬疋下河北助糴軍儲　壬寅同知諫院司馬光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竊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

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强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臣竊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阼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嘆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

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事有所疏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伏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綱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録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御臣曰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

臣竊見國家所以御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如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臯陶明刑伯夷主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去迭來易地而守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

三年近者數月輙已易去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觧體矣姦邪之臣衒竒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釆名不釆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

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賞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
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
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畧者為將帥明於禮者典
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
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
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寛貸如是而
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裔不服者未之有也
其三論揀軍曰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卒不精

致四裔昌熾財用不足故公私窘迫今不能澄汰衰老以省大費而又平居晏然非有警急坐增無用之衆以長無窮之患臣又不知為國計者果何如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羨餘設不幸有螽螟水旱饑饉相仍盜賊猝起戎狄內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為之先慮也臣竊覩自唐室募兵以來果能得武猛材力之士猶為有益若不擇勇怯而養之臣不知其可也唐德宗以神策軍使白琇珪為京

城名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沽販之人有名無實及涇師
犯闕德宗名琇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人至者德宗
狼狽失據乃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叛亂
接迹禍敗相尋周世宗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故樊愛
能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閱諸軍悉簡去老弱選其精
鋭以為侍衛親軍由是兵甲之盛近世無比太祖皇帝
受天明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萬北禦契
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開荆楚包湖湘卷五嶺呑巴蜀

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威遂拔晉陽一統四海今天下兵數臣不能盡知竊聞比於太祖時其多數倍然元昊匈奴之豎子智髙蠻獠之微種廼敢屈强河西横行嶺表國家發兵討之士卒或望塵奔北迎鋒沮潰毀辱天威為四夷笑由是觀之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且今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咸戴上恩人人喜悅而竊聞京城之内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況於外方兵士遠去鄉里訣别親戚

其爲愁若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皇皇如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不以切近之憂爲萬一之慮也伏乞自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須令兩府臣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揀方得聞奏施行并約束揀軍臣僚務精不務多如今來指揮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揀軍官　貴人董氏生皇第十三女戊申進位婕妤辭之　八月己未馬軍副都指揮使武勝留後王凱卒車駕臨奠贈彰武節度使謚

莊恪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陣援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前後與敵遇未嘗挫衄兎毛川之戰内侍宋永成哭於軍中凱劾罷之尤篤於故舊子弟食門下者常十數人　庚申詔三館秘閣校宋齊梁陳後魏後周北齊七史書有不完者訪求之　乙丑左侍禁雄霸等路走馬承受林伸言國朝上世陵寢在保州保塞寨東猶有天子巷御城莊存焉其地與北邊淀相接無數十里半頗為塘水所

壊乞下本處時加脩築從之　司馬光言臣竊以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赦為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

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況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踈決猾吏貪縱大為姦利悍民暴横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歳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為平人往往指望謂之熱動使愿慤之民憤邑惴恐凶狡之羣志滿氣揚豈為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踈決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

究結有司不為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聞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又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疎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來疎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隳慢奸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望下中書今後每歲疎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仍

依舊降從杖鉞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踈決永為定制庶幾為惡之人不敢指以自寛有所戒懼　丁卯司馬光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重微五曰務實保業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難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争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

亦得之至難乎及夫羣雄已服衆心已定矣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揺也於是有驕惰之情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惜時畧曰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

永久無疆也遠謀畧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户者修敕其政治也謹微畧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淩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務實畧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

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董才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鬭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　乙亥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軾所對入第三等介第四等轍第四等次以軾為大理評事僉書鳳翔府

判官事介為秘書丞知静海縣轍為商州軍事推官時轍對語切直其畧曰自西方觧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失其宜矣臣聞之近歲以來宫中貴姬至以十數坐朝不聞諮謨便殿無所顧問内則伐性傷和外則蠧國敗政陛下無謂好色於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困窮生民怨苦而宫中賜予無藝所欲則給

大臣不敢諫司會不敢爭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諫官司馬光第以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名吾媿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為策不對所問而引唐穆宗恭宗以况盛世非所宜言力請黜之先言是策於同科三人中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而執政亦以為當黜帝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

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及除官知制誥王安石疑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為詞韓琦笑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遘乃為之辭已而諫官楊畋見帝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乞宣付史館帝悅從之介衢州人於是司馬光復與同列上疏言臣等竊見今歲已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政陛下側身克己之時而道路

流言陛下近日宫中燕飲微為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之為物亂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為後宫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為德君以正固為事柰何狥後宫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為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竊為陛下不取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

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時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乃可以鮮皇天譴告之戚慰元元窮困之望保受命無疆之休矣帝嘉納之考異司馬光行狀云旣取蘇轍光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上嘉納之按陶此時不在朝廷諫官則楊畋龔鼎臣及光凡三人耳恐行狀誤　丙子詔龍圖閣直學士楊畋於三司取天下凡課利場務五年並增虧者限一月别立新額時場務歲課多虧惟逐時科校主典而三司終不為减舊額故帝欲特行之　丁丑詔曰

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詳不見於後世朕若稽古以修衆功而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其賢否比令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古人有言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令朕有念功樂善之志而又斷之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大吏矣然非夫任事之臣躬率以正事者覈其術與士大夫之宣力於外者皆安於禮義而不以便文徼倖為姦則朕之意豈能獨信於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洛爾在位其各

悉力一心務祗新書以稱朕至誠惻怛之意令考校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課績院以所定條目施行條自即陳旭所論在

嘉祐三年七月　戊寅詔曰朕觀古者欲治之世牧民之吏多稱其官而百姓得安業今吏多失職不稱所以為民之意殆以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葢智能才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其吏民亦且媮而不為之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知州軍監知縣縣令有清白不擾而實惠及民者令本路監司保薦再

任政迹尤異當加獎擢　閏八月乙酉復以成都府為劒南西川節度　庚子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韓琦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樞密使禮部侍郎曾公亮為吏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張昇為工部侍郎充樞密使帝既許富弼終喪乃遷琦首相或謂琦曰富公服除當還舊物獨不可辭昭文以待富公耶琦曰此位安可長保比富公服除琦在何所若辭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保此位也使琦何辭以

白上聞者亦是琦言　辛丑以左司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宿為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宿旣謹静及當重任尤顧惜大體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獨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乙巳詔給前宰相富弼月俸之半弼固辭不受　丙午皇第十三女薨贈楚國公主其生才六十一日云　丁未諫官司馬光奏臣昔通判并州曾三上章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時臣踈遠在

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况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為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莫先於此若舍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瀆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葅醢伏望陛下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或有可取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羣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光既具劄子復面請之帝時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及聞光言沉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為

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爾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光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光今日復何所言光黙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 九月癸丑詔三司以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内藏庫緡錢一百萬助糴軍儲 壬戌知諫院楊畋司馬光等言故事

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内臣不過去御座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詔自今止令御藥使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司馬光復奏請早定繼嗣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矣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以過之豈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慮哉臣愚亦不敢望陛下便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人天

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他日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果斷而速行之初韓琦既默喻光所言後十日有詔令與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户利害洙與光屏人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察公從容謂洙曰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户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於是光復具奏且面言臣向

者進說陛下欣然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
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
欲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
禍可勝言哉帝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
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
則天下莫敢違矣琦等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洙尋具奏
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為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今
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

輩當為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病暴卒御史中丞王疇等乞優加賻贈與一子官賜錢十萬考異李燾曰此據司馬光奏議并陳襄所作洙墓銘洙卒在九月十五日御史臺記云洙飲藥死當考　時知江州呂誨亦上言曰臣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宗人惟陛下思忠言奮獨斷以遏未然之亂又聞日官奏彗躔心宿請備西北謹按天文志心為天王正位前星為太子直則失勢明則見祥臣恐咎證不獨在西北也伏望陛下念根本之重為宗廟之計撿會前後臣僚

奏議廷對大臣審擇宮邸以親以賢稽合天意萬一姦臣陰有附會陽為忠實以緩上心此為患之最大者不可不察也李燾曰按神宗朱墨二録誨附傳并云誨上疏請早建皇嗣韓琦以誨及司馬光疏遂定議用英宗知宗正寺而司馬光墓志銘獨不載其事誨奏議又不存此本不知何也誨之孫僅嘗為誨補傳乃有此疏亦不知何從得之今掇取附見

冬十月壬午樞密院請自今前後省內臣入仕並理三十年磨勘已經磨勘者理二十年其以勞得減年者毋得過五年初沙苑闕馬秦州置場以券市之內侍李繼和初領其職不數月得馬千數

梁適薦之詔減磨勘三年舊制內侍入仕二十年始得磨勘自是有以勞進官者皆引繼和為例故有是奏詔從之　詔太常禮院修謚法初本院言今所用謚法乃雍熈年中所定其間字數比賀琛沈約王彥威所録多舛誤請別編修從之　丙戌詔京西淮浙荆湖增置都同巡檢　壬辰起復前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為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辭以喪不拜（考異宋史作前右衛大將軍為秦州防禦使長編作前左衛大將軍為秦州防禦使今從宋史仁英兩本紀）　初司馬光既以

所上章送中書內復出知江州呂誨章宰相韓琦與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光誨二章未及有所啟帝遽曰朕有此意久矣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等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宫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惠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名宗實者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退琦復奏曰此事甚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垂拱殿又啟之帝曰決無疑也琦曰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

所除官時宗實猶居父喪乃議起復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帝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以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可也遂降此詔帝自至和末得疾文彥博富弼劉沆與王堯臣勸帝早立嗣帝既許之會疾愈寢其奏既而言者相繼范鎮司馬光所言尤激切其餘不為外所知者不可勝數包拯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帝未許如是五六年言者亦稍怠琦嘗獨請建學內中擇宗室

之謹厚好學者升於內學庶得親賢因屬大事欲以此感動帝意乘間即言宜早立嗣帝曰後宮一二將就館卿且待之後皆生皇女一日琦取漢書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於是因光等言卒成帝意考異韓琦新舊傳云包拯范鎮交章論述每輙留中按嘉祐元年范鎮最先建議司馬光次之包拯此時猶在江寧十二月詔為開封拯本傳亦不云與鎮交章論述及拯知開封遷御史中丞始乞豫建時嘉祐三年六月矣今畧加刪潤使不失事實又韓琦傳稱誨疏與司馬光疏同自內出然光疏則先

自納於中書矣若謂同日進呈則可也　癸巳以諸王宮侍講屯田員外郎編校書籍長垣王獵為宗正寺伴讀獵為宮僚九十二年於宗實有輔導功故首用之初吳奎在翰林薦獵可任經筵文館之職宰相韓琦指獵名謂執政曰惟此人與孟恂不通私謁足見其有守恂時為都官郎中遂與獵並除編校書籍　戊戌以太廟南舊府司為知宗正寺廨宇　十一月丁巳起復右衛大將軍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宗實上表請終喪帝以問韓琦琦曰陛下

既知其賢而選之令不敢違當者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顧固起之表四上乃從其請　庚申左騏驥使入内都知史志聰落都知提點集禧觀志聰市後苑枯木私役親從官木仆折足而死殿中侍御史韓縝言親從布列宿衛所以奉至尊戒不虞也使主者得私役則禁衛之嚴弛矣事下開封府故事有獄司錄參軍必白知府乃敢鞫治於是多為志聰地者司錄參軍南安呂璹獨窮竟之志聰卒坐此黜　癸亥以壽星觀新作真宗

神御殿為永崇殿先是上清宮災而壽星殿獨存遂建為壽星觀或言壽星殿像則真宗御容也於是別建神御殿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言都城中真宗既有三神御殿矣營創不已非祀無豐暱之義請罷其役不許　己巳夏國主諒祚言本國竊慕漢衣冠今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迎待朝廷使人許之　乙亥樞密院上所編機要文字一千一百六十一冊自初纂集訖成書凡四年餘　戊寅許康州刺史李樞以己官封贈父

母　十二月丙戌復豐州　庚寅命諸路總管集隨軍功過薄以備遷補　以周敦頤爲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初敦頤爲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至是抃守虔熟視敦頤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太常禮院言明年正旦大慶殿當受朝賀其三日上辛祈穀於上帝前三日不作樂請如慶歷元年故事用次辛從之　考異

慶歷元年正月辛亥朔御大慶殿受朝二年正月丙午朔不受朝會要稱慶歷二年誤也當作元年

甲

午殿前都指揮使建雄軍節度使許懷德卒贈侍中謚榮毅懷德年八十猶筋力過人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帝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儻為御史所弾且不得善罷即詔減歲數懷德自擢守邉連以畏懦被謫已而與功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罪去而復還遭時承平保寵終禄葢有天幸云　辛丑三館秘閣上所寫黄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本書二千九百五十四卷遣中使詔中書樞密院合三館秘閣官即崇文院賜宴以嘉其

勤仍詔兩制看詳天下所獻遺書擇其可取者付編校

官覆校寫充定本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九